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二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

卻說雲天彪接到江南家報，拆看數行，立時暈倒。大眾不知家中有何禍事，畢應元便即攜書一看，知是雲老太公於七月初七日仙逝之信。一時眾人齊集上前，喚醒天彪。雲龍在內聞報，飛速出來，一看書信，也即放聲慟哭。天彪甦醒轉來，大喊道：「生不能奉事，殮不能憑棺，雲天彪萬死莫贖了！」大眾齊聲勸慰。天彪號痛一番，飲泣一番，神氣稍定，與雲龍同取家報，重複從頭至尾細閱，方知子儀大公因年高頹熟，歿前三日神情微覺不適，忽傳集家人面諭道：「我夢不祥，去期將至，後事應得如何如何辦理，毋違喪制。我有遺訓一通，可寄至青州毋失。」天彪閱至此處，忙索信後，果有太公親筆一紙。天彪持訓號哭，匍匐於地，泣血看視。雲龍亦隨在後面，俯伏地上，拭淚同看。只見上寫著：「囑天彪大兒知悉：人誰不死。我年老矣，死固其所。況一生活上不愧於國，下不愧於家，我死亦無遺憾。願為我子孫者，居家則孝，為官則忠，勿隕家聲，毋墜我志。至於毀身哀瘠，徒自傷懷，於九泉何益哉？況汝致身事國，此身乃國家驅馳奔走之身，若令哀毀廢沒，則上負乃君之知遇，即下負乃父之屬望也。戒之！陳道子頗知自愛，是我之所最愛企者，為我道辭。七月初五日，子儀特諭。」

天彪看畢，同雲龍一齊起來，又痛泣一番。大眾又勸其仰承遺囑，不可過哀。天彪即時將兵符印信交與總管傅玉護理，一面疊起訃狀，報知各鎮。惟陳希真處，附寄一封專信，提及遺囑道辭之意。這裡就都統制署內設座守孝，開喪致客。各官員贈賻弔奠，絡繹不絕。風會在清真營接到訃信，大驚，即時備下儀物，親來弔奠。想起風雲莊聚首之情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就靈前慟哭一番。又慰勸天彪一番，仍回職守。天彪開喪事畢，擇日率領雲龍、劉慧娘及眾眷，奔喪回江南風雲莊去了。

且說陳希真自那年汶河渡戰敗之後，回鎮休養訓練。待至春和，陳麗卿養傷亦愈，惟真大義傷未痊可。希真見自己兵馬精足，而新泰等處守禦得法，因與雲天彪商議亟肆多方之法。年餘以來，雲陳兩處錢糧不費，兵甲不頓，又且小有斬獲，宋江早已被他溜得奔走疲乏。這日，希真在署內後堂，祝永清、祝萬年都在。希真正議致書與天彪，夾攻新泰，忽接到雲太公訃信，並知遺囑後提及道辭，不覺失聲慟哭道：「子儀叔，自那年風雲莊一別，不料竟成永訣了！」萬年、永清也都悲泣起來。麗卿追想到風雲莊一番厚待情節，放聲慟哭。因此父女二人索性想到逃難時的苦楚，不覺血淚並流。希真道：「我為職守所羈，不能往弔，速備厚資禮儀，寫下懇切祭文，差人前去。」麗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我處先須設位祭奠。」希真稱是。當即遙向江南風雲莊，供立雲太公神位，三牲五鼎，虔備香燭，父女二人位叩祭奠，真所謂如喪考妣。

事畢，希真復集諸將商議道：「本帥初意，欲與雲統制夾攻新泰。不料事出意外，雲統制丁艱回籍，我處失一幫手。現在賊人盤踞新泰等處，已有年所，若不速行剿滅，必至養癰貽患。看來此處，只有我們獨任其事了。」眾將稱是。當時便傳諭各營將弁，檢點軍士馬匹，一應糧草器械。令方下，忽報護理都統制傅玉差人投信，希真即時拆看。原來傅玉誠恐智謀不及天彪，與眾將商議，此番如欲興兵征討，究當請教老將，因此專信前來。希真見信，便默想了一回，令來差且暫休息。次早給與回文，信內言：「賊人泰安、新泰、萊蕪三處聯絡相守，勢難猝拔。為今之計，請傅統制領重兵扼住秦封山、天長山等處，以便景陽兵攻取新泰。如新泰收復之後，泰安、萊蕪勢孤，攻取自易也。」差人領回文去訖，傅玉自然奉教而行。

這裡希真點齊景陽、沂州、猿臂、青雲四處大小兵將，乃是祝永清、陳麗卿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祝萬年、唐猛、謝德、婁熊八員大將，四萬人馬。又移文至兗州鎮劉廣處，調真祥麟、范成龍二人，率領二千人馬，前來助戰。擇日起行。真大義上前稟道：「上年主帥屢次興兵，因係設計誘叛賊人，不是真廝殺，所以小將不從戎馬。今主帥此番興兵，志在吞滅賊人，小將也願同去。」希真道：「聞將軍傷未平復，如何去得。」真大義道：「休管他，且去看看。」希真躊躇一回道：「將軍臥病年餘，未曾一試臂力，今日何不且試試看。」真大義欣然請令。希真命取□六力硬弓交與真大義。真大義接弓在手，盡平生氣力，開得大半，覺右臂痠痛異常，支持不得，撇弓在地，大歎道：「大丈夫生於聖世，不能報知遇之恩，慚恨已極。」原來真大義那年在汶河渡與武松鏖戰之際，因急閃不迭，右肩受傷，百般調治，創口雖合，筋骨已損，竟不可用。希真功慰道：「那年恢復兗州，全出將軍之力，將軍也不為無功於國了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也叫做無可如何，休要煩惱。」真大義歎了口氣道：「罷了，魏先生與我同事，他功勞才智□倍於我，尚且退居山林，不樂仕進，我想望什麼。」遂就希真前告退了原職。後來希真替他表奏朝廷，給予都監半俸，養其終身。真大義自此叩別了希真，拜辭了各將，竟奔九仙山，與魏輔梁隱居去了。希真厚厚贈了資糧，灑淚而別。

言歸正傳，且說陳希真統領諸將兵馬，由景陽鎮浩浩蕩蕩向新泰進發。起程了一日，正欲安營棲宿，忽報檢討使蓋天錫遞到通行文書一角。希真即忙拆看，只見內開：「奉樞密院奉聖諭，嗣後所有梁山盜，就擒之日，訊係盜中頭目，一概隨地監禁，統俟巨魁獲到之日，以備獻俘」等語。這角文書，是通行各鎮、各地方衙門的，自然一體遵照。陳希真領了此諭，便吩咐眾將努力擒賊，以副聖心。次早拔寨起行，不日到了蒙陰。早有嘍囉探了信息，飛奔泰安，報知宋江。

宋江自上年屢次奔命以來，這番聞希真又來，竟猜不出來意，只得飛速傳諭花榮，率領李逵、楊林、黃信，先行拒住汶河。自己領魯達、王良、火萬城星夜奔命，到了汶河。希真兵馬已在汶河南岸，又檄調召家村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、花紹、金莊，率領鄉勇齊來下寨。西岸寨柵連雲，旌旗蔽日，夾河相拒。足足拒了三日，並不開戰。李逵大肆咆哮，對宋江道：「他不過來，我不過去，等到幾時？誰肯耐這股鳥氣！萬一等了幾日，這廝們又鳥躲了去，我們又吃他哄了，實在不甘心。趁今日一直殺將過去，活捉那廝們來下酒！」宋江道：「你休亂說，陳希真那廝不是好惹的。此刻他對岸列陣，三日不見動靜，不知又是什麼詭計。我今番只有靜守，若直奔過去，必中其計。」李逵不敢再說，忍了一肚皮氣，怏怏而退。

再說希真在營中，與祝永清商議道：「我與賊兵如此相拒，勝負難分，總須設計渡河決戰，方可成事。」永清道：「昨晚卿姐想得一法，倒也用得。」希真問是何計，永清道：「他說請岳父在此嚴守，小婿分兵暗地抄到渡尾，由顯與嶺襲望蒙山。」希真點頭微笑道：「若使吳用在彼，此計斷難行得。如今彼軍幸無吳用，且差精細探子去汶河渡尾探看形跡，再定計議。」永清稱是。當時發探子去。不一時，探子轉來回報，那裡毫無賊兵。永清倒疑惑起來，道：「宋江智謀雖不及吳用，然何至疏虞如此，莫非另有詭計？」希真笑道：「賢婿休用心過頭，反高看了這廝。這廝不守此路之故，我曉得了：他被我方所誤，待欲分兵四守，又恐我乘其力薄，用全力專攻一處，他卻抵禦不住，因此不敢兼管這路也。總而言之，吳用不在營中，此路進去，必無妨礙。」永清點頭。

當時希真派永清、麗卿、真祥麟、范成龍、花紹、金莊，領兵一半，悄悄前去。麗卿得令，聞知竟用其計，大喜，便欲飛速進去。永清忙止住道：「不可。」當晚部署了人馬，三更時分，偃旗息鼓，直到渡尾，抄過顯與嶺，約計行了數□里，果然無人知覺，漸漸到瞭望蒙山。只見望蒙山燈燭輝煌，卻有賊兵把守。原來宋江守汶河，花榮深恐望蒙山有失，便請了令，帶了魯達、王良、火萬城去守望蒙山。祝永清見了，心生一計，便令軍馬火速進去，直逼山下，槍炮弓矢一齊驟發，仰山攻打。花榮大驚，急忙督兵抵禦。祝永清便差百餘名兵丁，詐作敗兵，直奔宋江營前，報稱望蒙山已失。宋江聞報大驚，急令後隊改作前隊，令楊林先行，黃信護中軍，李逵斷後，飛速赴望蒙山救援。又吩咐李逵道：「你後隊且慢動，使對岸不露消息。若敵軍曉得我退，必然全師過渡，一時難御了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不要管他，我在後邊，只管放一百二十□個心。他若敢追來，包管你來一千死一萬，出出李伯伯的鳥氣。」宋江再三叮囑休得鹵莽而去。

且說陳希真自遣永清等去後，約計永清兵馬將到望蒙山，料得宋江必然退軍，密令水軍探子偷渡彼岸，探看形跡，曉得賊軍業已拔動，惟留後隊緩行。希真便率領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謝德、婁熊、唐猛、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，人馬齊到岸邊，吶喊振天，只是不殺過河。李逵見官軍不過來，便想道：「這廝一定見我走得慢了，所以不敢來追。如今鳥耐煩和他等過去，不如我走得

快些，讓他趕來，便好惡鬥一場。」便傳令速退。退不到數里，果見官軍飛流競渡，霎時間兵馬盈岸。李逵大喜，急轉身狠命來戰。此時天已大明，陳希真見是李逵，便教唐猛、召忻、高梁道：「你們三人快去，盤住這黑賊。須依本帥之計，如此如此，今番定可生擒也。但須先去其手中板斧，方可集事。」三人領令前去。希真便率領眾將豁地分為兩路，從李逵左右兩邊抄去。李逵不省事機，只顧虎吼般迎殺唐猛、召忻、高梁三人。希真兵馬已抄出背後。此時宋江先行一步，與李逵中間脫節。希真急令軍馬從中截斷。宋江見希真兵馬已到，明知李逵失陷，不敢還救，便一直向望蒙山去了。

且說唐猛、召忻、高梁奉希真將令，敵住李逵。召忻一馬當先，先與李逵廝殺，那唐猛、高梁都退去了。李逵見對面只得一人，便抖擻精神，輪動雙斧，直劈召忻，召忻舉鑣相迎。兩個就在衰草地上，一步一馬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鬥了六□餘合。這金鑣使展開來，如一片黃雲；那板斧耍圓過去，如兩團白雪。狠鬥多時，不分勝負。召忻便詐作力乏，虛晃一鑣，回馬而走。

李逵見他去了，略略站定，把上身衣服卸去，脫得赤條條的，提起兩柄板斧，如飛也似的趕上去。只轉得一個林子，召忻早已不見。急得李逵暴躁如雷，大叫道：「鳥賊那裡去了！」言未畢，只見背後一人狂笑道：「黑賊休急，俺等久也。」李逵急回頭看時，正是唐猛。李逵更不答話，劈面就是一斧。不防唐猛一面銅劉早已卷到肋下，李逵急忙跳離數丈。唐猛見李逵閃開，便舞動那面銅劉，旋風也似卷進去。李逵大怒，輪起手中雙斧，直上直下，揮霍撩亂的砍過來。唐猛毫不怯俱，耍開那面劉，渾身上下化作一輪滿月，將李逵雙斧敵住。氣得李逵舞著雙斧，急切沒砍處。須臾間，那兩柄板斧，盤旋左右，也化兩條閃電。此時斧光、劉光早已熔成一片銀光，不辨人影，但聞喊呼之聲，震天動地。只見後面一員女將，舞動雙刀，飛也似殺來，須臾衝到面前。

唐猛見是高梁，便將劉一閃，跳出圈子，讓高梁去戰李逵。高梁輪著雙刀直取李逵，李逵雙斧、高梁雙刀扭合便鬥。鬥到三□餘合，只見一片刀斧之光，飛騰穿插，變作四條殺氣。正在狠命相撲，忽見召忻躍馬舞鑣而來，大叫：「黑賊，你也好少息了！你那兵馬已被咱們殺完，你還要戀戰做甚？」李逵大怒，翻身又鬥召忻。召忻舞鑣敵住。那高梁更不住手，助召忻同戰李逵。李逵成了幾合，托地跳出圈子，大叫道：「我也識得你們這班鳥賊，用車輪戰的法兒，想弄殺我！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，你們也休想好好的回去！」說罷，舞動雙斧又殺入來。只見唐猛從右邊卷舞銅劉，飛也似殺到。唐李二員步將，勁敵相逢，作個正戰。召忻、高梁兩馬盤住李逵的左右，策應唐猛。

李逵一人敵住三員上將，力氣雖乏，還能勉力招架。高梁見他如此，想道：「此時若要傷他，卻也不難。只是主帥務要生擒這廝，如何下手？」便把雙刀一晃，縱馬而出。召忻、唐猛盤住李逵。李逵見少了一個對頭，略略放心，正在奮身鏖戰，不防著要的一響，一飛刀正中右手背上。李逵阿呀一聲，丟了右手板斧，唐猛便乘勢旋轉一劉，卷過李逵後三路。李逵急忙轉身，單只左手一斧，招架唐猛。不防召忻一鎗，已卷進左脅，李逵急閃不迭，早吃那鑣割開左腕，赤膊身上腕筋割斷。李逵狂叫一聲，左手斧也擲去了。唐猛撇了銅劉，忙將兩手叉住李逵後頸，掀倒在地。不防李逵飛起右腿，正中唐猛膝蓋。唐猛急閃，把手一鬆，幾乎放起李逵。召忻即忙下馬，撇了軍器，抱住李逵兩腳。高梁也飛馬來助。任李逵萬夫不當，到此也難為力，軍士們蜂擁而前，把李逵同野豬也似捆綁牢緊，抬了去了。召忻、高梁、唐猛各收了自己軍器，統領本部人馬，押了李逵正身，並群賊首級，緩緩的隨了大軍，去見希真。

且說希真自將兵馬截住宋江之後，宋江明知後隊有失，不敢轉來，只得直趨望蒙山，襲擊祝永清。陳希真見了，即令祝萬年、來廷玉、樂廷芳去追擊宋江。此時陳希真前面，是宋江的兵馬；宋江前面，是祝永清的兵馬；祝永清前面，是望蒙山上花榮的兵馬；四隊軍馬，五花三層價間錯著。就中最吃苦的是宋江，夾在中層，左衝右突，廝殺不出。這邊萬年來氏弟兄縱兵掩殺，楊林、黃信二人一面迎敵，一面要保宋江，危急萬分。陳希真已遣謝德從左邊殺來，婁熊從右邊殺來，希真同史谷恭分頭指揮，眾軍大呼衝殺。花榮在望蒙山上，正策眾力拒永清，忽望見宋江被圍，大驚，急令魯達、火萬城領兵殺下山來。祝永清急與陳麗卿、真祥麟、范成龍奮勇迎住，又令花紹、金莊去搶望蒙山。花榮與王良將望蒙山死命守住。魯達、火萬城在永清官軍隊裡亂衝亂突。宋江在後面望見，便叫楊林、黃信奮力向永清一邊衝去，與魯達、火萬城會著了，一同奔望蒙山，花榮、王良接應上山去了。

當宋江衝突之時，祝永清見賊兵捨命死闖，忙命軍馬分開，讓出一條走路，放宋江過去。宋江已過，便合兵追擊一陣，斬獲無數。即將花紹、金莊收回本陣，與後面希真軍馬合在一處，就望蒙山下安營立寨。唐猛、召忻、高梁押解了李逵獻上。希真大喜，當時升帳計功。這一戰，奪過汶河，擒獲賊人上將一名，斬首二千餘級，擒獲賊徒一千餘名，奪器械馬匹不計其數。雖望蒙山未能奪得，賊人軍馬未能全覆，然此場戰功已非小可。希真記功錄簿，慰勞三軍，一面將李逵釘入陷車，差營弁押解到沂州寄收府監，嚴行拘禁。這裡三軍安營造飯，商議攻取望蒙山之策，慢表。

且說宋江上瞭望蒙山，方知望蒙山並不曾失，乃是為敵人所誤，又知李逵遭擒，大怒，叫：「眾兄弟兒郎休要息力，盡殺下山，決一死戰，奪這汶河北岸！」花榮忙諫道：「陳希真詭計絕人，未可輕敵，況我軍銳氣新挫，惟有堅守數日，再行設計報復。」宋江那裡肯聽。花榮再三苦諫，宋江只得忍了氣，依從了。當時查點死傷，補緝隊伍，將望蒙山嚴行守住。

次早，陳希真果統大隊來攻望蒙山，宋江聽花榮之勸，堅守不出。希真攻了一日，毫無破綻，只得收兵。次日又攻，宋江只是不出。接連攻了五日，不能取勝。希真與永清商議道：「這廝堅守不戰，如何是好？」永清道：「我去攻他，他死守，我為其難；他來攻我，我力戰，我為其易。須得誘他來擊，方為上計。」希真點頭道：「甚是。但誘他的法，總不出於大激其怒而已。賢婿可想得一激他的法麼？」永清沉吟道：「宋賊此刻恨我已極，但用其深仇之人以激之，必然盛怒而來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亦想得一法。昨晚接到青州傳總管軍報，知青州、馬陞等處兵馬已出。我們這裡不如遣人辱罵他一場，卻詐作退兵，使他又疑我是巫肆多方之法，必然盛怒而來。」永清稱妙。

希真便叫麗卿進帳，授了密計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麗卿道：「孩兒理會得。」當時帶了五百名精兵，驟馬直到望蒙山來，高叫：「宋江瞎賊，出來說話！」宋江大怒，即刻點起三百名親兵，護送出營，大罵：「賤人來此何干？」麗卿在馬上大笑道：「瞎強盜，你還不曾死麼？上年新泰、萊蕪奔得好好有趣，如今我們又要去了，特來通報你一聲，快回去守泰安去，這個地方冬季一定再來。」宋江不聽則已，一聽此言，不覺三屍神炸，六竅生煙，大喝道：「小賤人安得胡言！你老頭子如果好漢，不要再走，好歹大戰一場。如再躲來躲去，便比狗彘不如。」麗卿大笑道：「瞎賊，不要誇口了！我還未曾動手，你這裡一員上將李逵已經獻上來。若再戰一戰，連你瞎賊的性命也難保得了。我老實通知你，這番我是特來誘你出來。你若害怕，不敢出來，便吃我白罵一頓，我就要走了。」說罷，帶轉馬頭便走。宋江氣得腦門幾乎炸破，叫道：「我怕你不是人！」便將望蒙山上兵馬盡數點齊，惡狠狠殺下山來。麗卿回頭見賊兵已潮湧般下來，曉得銳不可當，便不敢使性邀擊，飛速奔回大營。希真已將兵馬拔退，麗卿也隨同走了。

宋江兵馬殺到營前，見希真營前一無人馬，只是上旌旗插滿，靜蕩蕩聲息全無。宋江便傳令殺進營去。花榮忙諫：「深恐有詐，不可逞忿中計。」宋江那裡肯聽，三軍一齊吶喊，殺進營內，竟是空營，賊軍一齊吃驚。宋江忙令四邊探看，不見一個伏兵。只見中軍帳前懸著一匹白布，上有大數字行道：

「陳希真謹奉勸宋公明：貴寨被困有年矣，本根重地，心腹大患，何故棄而不顧，尚戀戀於此數邑之地耶？希真不忍乘人於危，勸公明大宜慨然割愛此地，速救本源。若猶忍而不捨，大禍必至，數萬雄師盡折於外，毫無補救於本寨，亦非計之得矣。」

宋江看罷，倒也怦然動念。忽想起麗卿辱罵情形，重複大怒，便催軍馬殺出營後，追擊希真，道：「休教那斷白手走了，好歹要與他混殺一場。」三軍得令齊起，殺出後營，又追上□餘里。希真軍馬已在岸邊背水佈陣。只見真希軍馬分為三隊：希真橫矛立馬，親押中軍，麗卿當先為前部先鋒，謝德、婁熊二將分護左右，一字兒盡是紅旗；左軍乃是樂廷玉率領，樂廷芳為副將，一字兒盡是青旗；右軍乃是召忻統領，高梁為副將，一字兒盡是白旗。端的旌旗嚴整，盔甲鮮明。軍中大將個個全裝披掛，佩帶軍器，立在陣前，威風凜凜，等待廝殺。

宋江見了這樣軍容，方知他志在廝殺，並非退兵，心中暗地叫苦道：「這番我又中他計也。」既已到此，不得不戰，便將軍馬

也分為三隊：宋江、魯達領中隊，黃信領左隊，楊林領右隊。佈陣畢，將要出戰，宋江叫花榮密議道：「我不合遲一時之忿，不聽賢弟之諫，以至於此也。我看這賊道詭計，必是又去奪望蒙山。我此刻若即速分兵去保望蒙山，必然疑亂軍心，弄得人人顧後，廝殺不力，大非所宜。若不救望蒙山，我進退無路了怎好？」花榮道：「不妨，小弟分兵一半回去，只說去抄襲敵人右路，卻令軍士不知不覺，忽到望蒙山罷了。」宋江稱是，急令花榮、王良、火萬城帶兵一半去了。

這裡宋江傳令三軍，奮勇開戰。三軍得令，吶喊齊出。希真見宋江躊躇良久，然後出戰，便曉得其氣已餒，即將此意宣諭三軍，一齊出陣迎戰。麗卿當先搦戰，魯達飛禪杖出來敵住麗卿。二人大奮神威，狠鬥六○餘合。謝德、婁熊兩騎飛馬驟出，不助麗卿，直取宋江。宋江大驚。魯達急忙撇了麗卿，轉救宋江，轉身敵住謝德、婁熊。麗卿見了，便驟馬直取宋江。楊林在右隊，急忙來救。樂廷王驟馬飛出，一錘過去，楊林閃個不及，頭顱上正著，腦漿迸裂，死於馬下。賊軍大驚。架廷芳已驅左軍掩殺賊人右軍，召忻、高梁也驅右軍掩殺賊人左軍，賊人大亂。宋江急得面如土色，幸喜魯達一枝禪杖，一面敵住麗卿，一面兼戰謝婁。殺氣影中，禪杖一閃，謝德翻身落馬，婁熊驚退，官軍亦稍卻。宋江方得收集軍馬，急忙飛逃，希真已約全軍追來。宋江急逃，希真急追，追上○數里，直到望蒙山下。只見花榮已與祝永清、祝萬年等兵馬大呼廝殺。宋江見了，便急忙迎上去。

原來花榮方到望蒙山時，祝永清兵馬也正到望蒙山下。花榮忙令王良領兵先去占住山頂，誰知永清一見花榮，便也速令唐猛領兵去佔山頂。當時王良與唐猛在山頂上廝殺，花榮、火萬城與永清等在山腳下廝殺，山上山下，苦鬥不解。花榮正在惶急，忽見宋江到來，便與宋江合兵一處，急忙上山去會王良。永清見了，也即便招呼希真，一同上山去接應唐猛。官軍、賊軍一齊都在山上。宋江兵馬已大半帶傷，廝殺不得，花榮也獨力難支，只得一齊從望蒙山北面奔落山下去了。希真、永清合兵一處，占住瞭望蒙山，就在山上安營立寨。原來望蒙山在新泰城東南，離城四里，山高五里，實為新泰保障。希真奪了此山，心中大喜。當日三軍在山上休息，無話。

那宋江同花榮等逃過瞭望蒙山，到了新泰城下，李俊、歐鵬、穆洪出來迎接。宋江喘息方定，收集敗殘人馬，正要入城，猛想此城保障已失，如何守得，便對花榮道：「我今番要與陳希真拼命了，今日可將受傷力乏的軍士挑開，另選精銳的補數，明日就攻望蒙山。若奪不轉望蒙山，誓不為人！」花榮道：「哥哥請從長計較。」宋江道：「此番非我復諫，這望蒙山既被希真奪去，新泰如何可保？今城中糧草器械，雖然備足，但保障已失，那廝曠日持久與我攻圍，大非妙事。如今我也急切無計較處，只有乘這廝新得此山，安排未定，我便盡力攻之。我細細想來竟無別法，賢弟如有妙計，小可無不樂從。」花榮無話可答，宋江主意遂定。

到了黎明，宋江部署人馬，領了花榮、歐鵬、王良、火萬城四籌好漢，一萬人馬，直到望蒙山下。宋江叫軍士一齊辱罵，叫希真下來廝並。永清對希真道：「瞎賊此來，必因我奪了他險要，他曉得退守必至坐困，所以情急求戰也。但拼命而來，其氣甚銳，我們且堅守以避之。」希真稱是。當下便傳令堅守，不許出戰。宋江攻了一日，希真不出，宋江忿忿而返。到了次日，宋江又來討戰，希真只是不出。第三日，宋江怒氣填胸，一定要大廝殺一場，又來山下討戰。希真笑著對永清道：「這瞎賊叫罵了三日，可憐喉嚨都乾了，今日准了他罷。我今日與他廝殺一場，若是我勝，便可直逼城下；若我不勝，便退保此山，左右無妨害也。」永清稱是，便道：「請泰山保守此山，俟小婿下山去，與他小耍一陣罷了。」希真依言，便命祝永清、陳麗卿、祝萬年、樂廷玉四員大將，領兵一萬，殺下山去。

永清到了半山，見宋江軍馬逼近山腳，便大叫：「宋公明，你太不曉事，既要我下來廝殺，為何不放手戰場與我？」宋江一聽此言，便揚眉答道：「你要下來，我便讓你。你若欺人，便不是人。」永清笑道：「我值得欺你！」宋江便將軍馬約退。永清等四人領兵下山，就在山下扎住陣腳。兩陣對圓，鼓角齊鳴，一聲吶喊，祝永清倒提方天畫戟拍馬先出，高叫：「對陣誰人出馬？」花榮挺槍而出。兩人更不敘話，舉器便鬥，戰場上一戟一槍，來來往往，鬥到四○餘合。麗卿挺著梨花槍出來，直取花榮，替回永清。麗卿與花榮兩馬盤旋，兩槍卷舞，戰夠多時，歐鵬見花榮不能取勝，便拍馬挺槍來助花榮。麗卿不慌不忙，一枝槍敵住花榮、歐鵬。這邊樂廷玉見了，也提槍躍馬去助麗卿。戰場上四條槍神出鬼沒，虯舞龍飛，化作一團殺氣。兩陣都暗暗喝采。那邊王良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便托戟在手，驟馬奔來，替回花榮。宋江見了，便叫火萬城也去替回歐鵬。火萬城挺戟便出，兩戟兩槍，飛花滾雪價往來廝並。麗卿統計前後，已戰經二百餘合，生恐馬乏，便抽身回陣。奕廷玉一技槍敵住火王兩戟，轉戰不衰。兩陣戰鼓振天，喊聲動地。

宋江見樂廷玉槍法神明變化，火王兩個敵他一個，兀自遮攔多，攻取少，正想再著人去幫，只見對陣祝萬年已橫戟躍馬而來。樂廷玉見火王二人本領不見甚高，便抽身而出，讓萬年且去廝並幾合再看。萬年便挺戟向前，敵住火王二戟，大呼廝殺。萬年擺開那枝畫戟，忽左忽右，迎敵火王；火王二人各奮一戟，左旋右轉，攢刺萬年。戰到二○餘合，那三枝畫戟上的金錢豹尾幡，忽然攪作一處，各人都要傢伙使用，急切掙折不開。對陣小李廣花榮，卻看得親切，連忙將槍掛了，拈弓搭箭，拍馬向前，拽滿雕弓，覷定萬年咽喉處的一箭射去，喝聲著。看官須也識得花榮弓箭不比尋常，今射萬年咽喉，又復覷得親切，豈有不著之理。當時那枝箭去萬年咽喉也只不過一尺光景，前回陳麗卿射宋江時幸有黃信在旁救護，今日萬年卻並無那個救護他，然則萬年性命怎好，且待下回交代。